

淺談後現代思潮對 宣教的挑戰

熊璩

尼采：「世間沒有事實真相，祇有詮釋（意：不同的看法）。」（「權力意志」）
「後現代主義這個詞不代表任何意義，請盡管使用。」（獨立日報，1987）

幾周前，筆者在斯坦福校園闖見後現代主義大師之一的 Richard Rorty，他說：「人家總是告訴我，我寫的東西是後現代主義，但我不知道甚麼是後現代主義。」為了避免混淆，本文採用「後現代思想」一詞，指的是文化層面的討論，不是文學或藝術的領域。這裡，我們不作哲學性的辯論，主要是研究受到後現代思想所影響的人。

顧名思義，後現代思想就是對現代思想的反動，它本身並沒有一套獨立的理念。本文期望能先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的爭執做一個交待，再來探討後現代思想對傳福音的影響，和我們的因應之道。

一、後現代思想是甚麼？

Barna 研究所¹的調查資料顯示，X—世代的人有三分之二對有組織的宗教有反

感。這些 1965-1980 年間出生的人，多具後現代的世界觀。要了解這個族群，就得先正視他們所反對的現代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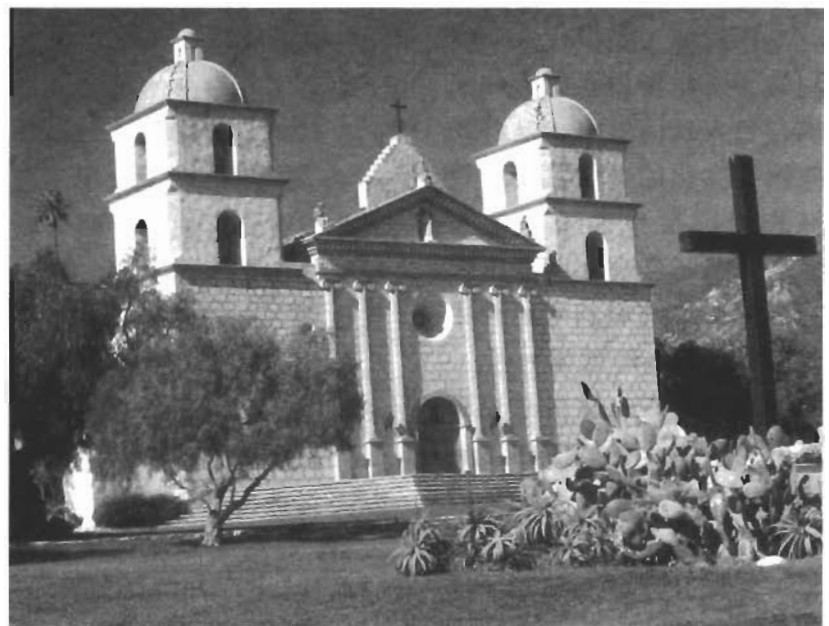
簡單來說，現代思想是啟蒙運動的產物，它的特點是：

1. 對人類「理性」有無上的信任，認為它是決定一切知識的準則。理性能告訴我

們甚麼是真的、好的。自由要遵從自理性所得到的知識和法則。

2. 對人類前途充滿希望（人定勝天！），對「進步」充滿信心。認為進步是必然的、好的。（股票市場是一定要上升的。）

3. 既然宇宙是可知的，知識是確定的，「真理的存在」和「真實的可知」也是當然



的。因此，傳達知識的語言也是確定的，它也是透明的，能表達心思背後的實體。例如，「白色」粉筆背後真有一個確定的、唯一的「白色」的實體（觀念），它不因環境或時空而改變，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。

因此，對現代人來說，認知與價值都有其普及性和全面性，而且是被「當權者」（政府、教會、跨國公司、流行文化的約束力和侵蝕力）所肯定的，甚至所操縱的。它代表的是當權者的利益，其實往往也就是西方男性世界的看法和利益。

現代人強調「秩序」，這種秩序的維持與社會的進步息息相關。因此，所有對這個秩序的威脅，都是異類，都是要克服的。在文化上，現代思想是有統一性和侵略性的。

相對地，後現代人所看到的，是當年白人對原住民或有色人種的迫害，是各民族固有文化的破壞，是科技進步對環境生態帶來的災難，是核子與生化武器帶來的恐懼。他們看到的是機器的進步，和人的退卻。

例如，在這次伊拉克戰爭中，與美國的媒體相比，觀看阿拉伯的電視臺，我們好像看見了兩個不同的戰爭。真象、是非、對錯，從

不同文化的角度來看，似乎模糊了很多。對以阿爭執的看法，又是另一個是非難明的例子。

因為後現代的思想家反對統一的、普遍性的真理，和對事實的了解，他們把各文化中，所用來解釋自己行事和信仰的敘述稱為「超故事」²。例如，馬克思主義的「超故事」就是：資本主義將解體，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將實現。西方世界的「超故事」就是：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至理。

J. Lyotard 有句名言：「簡單來說，後現代思想就是對超故事的懷疑。」這就是所謂的解構過程（Deconstruction），語言（真理、好、壞、正義）與現實脫鉤，一切的真理和知識都是局部的、部落性的、甚至是個人的主觀經驗和感受。沒有了超故事以後，人人都可以編寫自己的故事了。

二、後現代思想對福音對象的影響

後現代思想是一個全球的現象，後現代人的主要特徵是：

1. 對知識與認知的了解：知識是權力的應用（尼采），它的可貴僅在於其功用，不在於傳達客觀的信息。（創造論或是進化論都不在乎。）所以，知識的反

面不是無知，乃是噪音。關鍵是：誰來決定甚麼是知識？甚麼是噪音？並且誰知道該對哪些事項作決定？例如，誰來決定流行的時尚？誰來決定「饒舌（Rap）」是一種音樂？

2. 活在現在：現代人以職業來定位自己（我是工程師），後現代人比較注重朋友關係，和娛樂的方式，他們用社交圈來給自己定位。他們不是尋求說教，乃是尋求關係、親密感、和對話的機會。他們是有個性的一群，生活在消費品大量專用化（Customization）的時代，想象力豐富，可變性很高。他們為今天而活，對不穩定的明天，對宏觀的遠景，沒有太多期望。
3. 尋求真實的自我：他們不受「超故事」所拘束，他們沒有現代人的執着忠於自己的感覺和想法，所以他們更能自由地表達自己，更能裏外一致。
4. 後現代人同情邊緣人的聲音：他們對所謂主流以外的人、事、物關心，對全球的生態環境敏感。所以許多女權運動者和弱勢族群能與後現代思想共鳴。

三、後現代思想對宣教的影響

許多教會，對這個深受

後現代思潮影響的世代缺乏了解，也缺乏溝通的管道，對他們傳福音，好比要求京劇中的趙子龍與郭子儀過招，不過是自說自話！

教會應當建立溝通的管道，保羅所說，向甚麼人就作甚麼人，並非要我們在原則上妥協，乃是要我們在方式上活潑。我們若是沒有爭取到被聆聽的權利，如何能傳福音呢？

宣教是一個「翻譯」(將上帝的信息翻譯成教外人能夠了解的語言)的工作，不但在做法上如此，解經上亦然。「作為信仰的起始點，聖經需要經過解除文化處境 (de-contextualize) 的手續，以把握住其中超文化的信息；然後，這個信息需要再經過文化的處境化 (re-contextualize)，使得其信息能夠在今日文化中被解讀。」³。這不就是基督道成肉身(進入文化)的原則嗎？基督的信息超越時代性，他並主動地接觸邊緣人物，不正是我們應當效法的榜樣嗎？

其次，這些平均每天收到 1500-3000 個各式廣告的人，他們懷疑權威，認為它漠視個別性，有壓制性。他們注重的是真誠 (Authentic) 的信仰經驗，他們尋找親密的關係，期望多參與，盼望有機會表達自己信仰的感

受，也因此容易受到靈恩傾向的吸引。

他們對制度化教會興趣不高，甚至排斥，但他們對靈性領域的興趣遠高於現代人。他們沒有耐性分辨那些命題性真理 (Propositional Truth，如預定論、洗禮、教會路綫之爭，等等)。這些對現代人非常重要的東西，對他們而言，意義不大。

我們雖然不能漠視命題性真理或是教會的傳統，但是請不要把唯我獨是當作正統，後現代人更能適應初期教會的單純和熱情。今天我們許多的想法、做法常常不自覺地師法現代人的模式，並且用之來批判後現代的模式！

其實，聖經中充滿了「故事體」(Narratives) 的敘述，它是我們信仰的核心，這些沒有加上宗派色彩的敘述，是最能引起後現代人的共鳴。基督教的信仰對苦難的問題極度地關心，也非常重視創造的原意，這都是可以與後現代的心靈接軌的。

另一方面，針對後現代社會的衝擊，教會不是要變得更加後現代化，那是條死胡同。教會必須與世界分別，否則教會將失去能力。我們要在文化中跟隨基督，而不是跟隨文化，或是獨立於文化之外。否則，教會本身會被邊緣化，失去對話的

機會！

最重要的，教會不僅要合乎正統，更要追求聖潔。教會要在後現代的文化環境中作「翻譯」的工作，成為見證基督的(有活力的)靈宮，而不是追求(現代)文化中所認可的成功樣板。

後現代人反對組織化教會的權勢與做法，但不是反對基督教的信仰內涵。對於後現代人，我們需要的是同情地了解，是建立橋樑，單單一味地否定是不智的。但願，後現代思想的挑戰給深受現代思想影響的教會，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。

註：

1. Barna 研究所是 George Barna 所創辦的基督教研究機構，請參看網站：<http://www.barna.org/>.
2. Jean-Francois Lyotard 稱之為 "Master Narrative" 或作 "Grand-Narrative." 或作 "Meta-Narrative." 參見 "The Postmodern Condition: A Report on Knowledge."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84.
3. 取自 Alister McGrath, "A Passion for Truth." IVP, 1996. 本段話原出自 David F. Wells。

(作者在美國北加州惠普實驗室工作，並擔任海外校園《舉目》特約編輯。本文同時刊於海外校園出版的《舉目》季刊 2003 年 11 月號)